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  
下

碧梧玩芳集卷  
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  
臣張溥

主事  
臣呂霽棟覆勘

謄錄監生  
臣南光賦

謄錄監生  
臣溫廷鑑

欽定四庫全書

碧梧玩芳集卷十

宋 馬廷鸞 撰

申狀

辭免召命申省狀

源注時在池陽  
召赴都堂審察

伏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赴都堂  
審察者伏念某窮鄉下士初無超異之才應舉覓官靡  
有廉退之節為親干祿隨羣計偕遭逢聖明忝塵科第  
部授池陽教官待次六年甫就初任今者伏遇公朝薦

揚多士必須資歷稍深然後召用未晚至于堂審合立  
外庸若或貪戀恩榮間命奔走伏恐下長士流躁競之  
風上累聖明綜核之政欲乞朝廷且容某安意職業講  
求義理與一郡諸生涵泳聖時教育之澤以備使令於  
異日所有上件恩劄未敢祇受

再辭免國子監司業申省狀

鼎來明制震惕危衷竊以樂正掄材儒官典教不模不  
範充員甫愧於攝承如絲如綸誤渥旋叨於特置已慚

曳組敢復濫巾伏念某近被優恩遽塵清選君之仁者  
善養士方將崇化厲賢臣之壯也不如人何以典樂教  
胄謏才無取威命有嚴共二任於一身不能者止未三  
旬而再命其謂斯何有鵲翼之不濡無皋比之可徹恩  
深識拔誼合控辭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宸命改畀  
名流官惟其人然後英才育而天下喜教必以正庶幾  
師道立而善人多

再辭免翰林權直申省狀

言之無文詎堪視草令弗惟反未許循牆枕辭願徹於  
四聰愚悃遂致其再瀆伏念某以時文應舉安能為廊  
廟之言以經學竊科豈必有詞章之技中歲浮沉偶塵  
班路平生夢寐敢望詞林地禁職親誰不艷夜炬分光  
之寵才慳思澁或致貽春船上水之譏倘昧一辭立呈  
百短豈獨抱鵜梁之愧直將貽鰲禁之羞伏望朝廷特  
賜敷奏亟回誤渥別付能言才難不其然況值夔龍之  
盛際辭達而已矣宜須班馬之名流

辭免兼國史申省狀

史籍策勲已有汗青之日除書假寵旋增尸素之官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某疎慵特甚忝冒居多百短具  
呈三長安在侍玉皇之案已覩螭坳紬金匱之書曷充  
馬走曩嘗庀職未覩成勞今值明時促登大典授簡何  
資于末至奏篇寢迫於上陳空空索已而竭焉豈獨愧  
鄙夫之問磳磳因人而成者又徒慙下士之招欲望公  
朝特賜敷奏收回誤渥俾服舊官言為尚書姑謹殿庭

之記職在太史免塵渠觀之遊庶竭謏材上酬洪造所  
有上件恩命未敢祇受

書

與葛坡先生書

昔王臨川與張殿丞書悼其先人之事無傳以為必能  
言之君子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寓一以言載之  
遂可不朽於無窮嗟乎王韶州官為尚書郎荆公其鉅  
子也苟非所託猶不能振其緒功餘烈况書生寒苦文



字之細微者乎此其所以抱先人遺業悵悵然求當世  
名公鉅卿一言而不敢易其出也何則先人固以章甫  
逢掖終其身而其文又未嘗得列於清廟明堂制作之  
盛彼所謂名公鉅卿者皆非其所知也非其所知而吾  
方茫昧想像以求之固未必可言言之固未必可信不  
信則為欺而已矣欺來者猶不可況往者乎伏惟先生  
之主書樂平也先子實以邑子與執經焉距今四十年  
矣夫以接其人於為邑子之時而知其文四十年之久

然則不肖孤之求也固可言先生之言也固可信矣於是乎慨然而褒揚寵嘉之牽連藻繪及其嗣人顧何以得此於門牆哉唐人吳武陵奉其先集曰濮陽文者求序於柳河東河東為書其人孝悌忠信之行於編端萬餘言而曰吾聞諸博陵崔君此之謂茫昧而求想像而言者也由今觀之某之得侈於武陵先生之賜重於河東矣敢無謝乎秋菊寒泉且明薦之九原可作尚有感於斯文其何容喙

啟

荅董齋長

升龍啟

綴班筍之底僚逢堂萱之初度斑衣綵服甚慙老菜子  
之歡顏竹林玉杯遂為廣川公之雅製恭惟某官詞華  
春麗交誼歲寒大學何蕃昔捐諸生而歸養穎封考叔  
今錫爾類以彌勤因不失其親以及人之老某莫知稱  
塞徒佩慙慙夫子文章早傳誇於五季小人母子曷比  
擬於三陳願必朱紘以華白髮

除校書郎謝吳丞相啟

四年去國甘負耒於西疇一旦起家忽紬書於東觀天  
啟清明之日地回凝沍之春拜手知歸委心露謝伏念  
某姜蕤末學坎壈孤蹤蚤緣俊造之科濫躋宏達之列  
羣飛肅肅驚于下以有輝獨行眾眾虱其間而何補愆  
尤所積擯斥是宜遮西日以望長安惆悵釣竿之手乘  
天風而去蓬島飄零槁葉之身塵痕自拂於萊衣歡意  
孰謀於義檄詎期扞拭遂許躋攀昔憐唐士之雅狂敢

言明字今愧漢京之大雅而理祕文入則有辭以白其  
大人出則幽衡自齒於下士所慙短淺莫報洪深茲盖  
伏遇某官柄國元臣經邦魁宰妙手藥膏肓之疾橫身  
支宇宙之危地老天荒衆芳之憔悴乾旋坤轉提獨  
筆以陶鎔載惟小草之微一出大鈞之造爨桐焦尾初  
辱賞音寵鶴剪翎又煩刷翼縱匪錐囊之穎出要為篋  
牘之舊藏如恐失之亟其取耳范公軒鑑之下誰毀誰  
譽和氏衣鉢之傳不進不止逮處中無兩月之久首將

上在幾人之間試觀知己於尋常誰有我公之一二某  
慨懷恩遇銳激懦衷念國士搶攘之秋養人材暇豫之  
地青藜夜炯稍窺前哲之藩翠袖天寒欲驗後凋之節  
其為銜戢罔既編摩

賀朱察院

貌孫  
啟

簡知楓陛宣入栢臺昔期魏鄭公當自祕監而預政今  
見唐質肅再遷執法以還朝風采又新霜稜愈厲嘗以  
茲事評之古人三入承明馬融自託暫為御史韓愈已

難要之言官不同庶列惟其忠嘉當上意是以主聽不  
移惟其議論動衆心是以師言允愜矧復游至蓋所優  
為恭惟某官笙磬同音珪璋合德昔饑烏喋于憲府獨  
奮孤忠今黃能斃于羽淵克清大憝茲由直節荐簡殊  
知博博見素冠甫畢禮經之制行行避驄馬重宣察事  
之威新除朝野之歡顏已死奸諛之寒骨徑從獨坐遂  
可押班某託好金蘭分輝桑梓立殿陛之前坐廟堂之  
上所願行范君之言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更喜成

韓公之志

回授官贈本生父謝廟堂啟

授經麟趾猥叨懋賞之榮輟誦蓼莪輒援貤恩之請荷  
公朝之優許出上宰之曲成坯冶一陶載銘九壤伏念  
某起從孱陋適際休明冠纓既列于府僚倚席仍兼于  
邸講為穆生設醴有愧談經之儒見帝堯于羹糲陳稽  
古之說甫竟百篇之旨驟躋一秩之華輒控哀衷妄攀  
曲例漢武功爵級尚聞移與于父兄唐公輔元臣亦有



自陳于君上史著生親之禮經垂報復之文雖聖朝畫  
一之章曲從忠厚蓋天下在三之義所謂綱常恩微幽  
泉德均化地此蓋伏遇某官大猷經遠盛德邁倫豐芑  
孫謀之貽永扶國棟葛藟王族之庇更迪宗標載推錫  
類之仁庸廣因親之教永惟興廉舉孝之盛世士皆有  
感于鴈魚則凡念先報本之私情人豈不如于豺獾假  
之誤寵狗厥微忱某敢不仰戴洪私益堅素守父兮生  
我既承雨露之恩主爾忘身尚竭涓塵之報其為銜荷

罔既敷茶

賀福建洪侍郎 肅啟

禁塗輟班閩邦將指轉輸河北遠稽六一之芳猷飛輓  
江東近踵西山之故事皆由詞苑遂領使聯恭惟某官  
學窮義理之原世擅文章之籙詔見王者之志如端平  
號元祐之初詞成一家之言若文忠繼忠宣之後比者  
厭承明而勞侍從煜然將禮樂而有光華窮民受一分  
之寬張弓為弛饗吏聳六條之察解印以逃少須德意

志慮之數歸奉獻納論思之舊寧淹翠節早下綠綈某  
受知最深辱眷尤密京塵汨沒稽賀建臺郵傳蜚馳猥  
先拜教仰酬謙積退切負芒某跨朝滋久旬外勿從比  
誤除綸猥令兼組雅出吹揚之舊尚期鞭策之勤凜乎  
覆車之在前重於全璧而有望

回洪運使燾啟

楓陛疏恩松階候對厭承明勞侍從既懷會稽之章臨  
榮戟駐檐帷重記滕王之閣絲綸赫奕麾節繁雄恭惟

某官圭璋孚尹笙鏞純繹西平維有子獨擅典刑文獻  
之宗元方難為兄相高論思獻納之地早緣家學自結  
主知三司使財賦之淵經制有道京兆尹諸夏之表彈  
壓無譁立登要路之津忽勇急流之退買臣印綬不煩  
邸吏之驚窺司馬園林未笑先生之喑啞乃從越境易  
鎮江圻二千石惟良風動袴襦之詠十一州蒙福星歸  
翼軫之區增漁陽竹馬之歡聲出祁山木牛之智略豈  
容席暖即迂袞歸某辱知棣華豈勝柏悅先酬謙翰輒

效頌言蓋聞中興以來夙推洪氏之盛黃閣紫樞之武  
接昔數鄱陽伯頃仲簾以偕升今歸天目修辭縷縷撫  
抱陳陳

賀蜀閫朱尚書啟

植屏殿西疏綸闕北有加則賜壯元戎十乘之行誰能  
去兵正司馬九伐之法師之中吉渙以明揚恭惟某官  
開濟盛心恢弘雅志往救可也乘益州疲敝之秋願一  
洗之滌岷峨悽愴之氣宸旒簡在星履遄登彤弓錫諸

侯嘉功攸在采薇衛中國秦凱是期某寅奉廟謀往依  
閭畧承天寵也益增仗鉞之雄以公歸兮式俟覲圭之  
入

餞朱制使啟

筵筭告吉牙纛啟行斧鉞下青冥遠煩軫牧山河歸舊  
國式倚規恢巫峽氣長雪山勢重某身縻禁籞目短征  
帆祖帳餞行亟解殿西之憂顧鋒車趣入遂還闕北以  
登庸畧叙攀依曷勝瞻佇

除國子司業謝廟堂啟

元良天下本首參審諭之聯太學賢士闕復貳成均之  
教兩極儒紳之榮遇一由公衮之殊知無過爾躬不濡  
其翼古者皇儲世胄學本一途王宮國都教無二致是  
以文王世子之記與夫周典師氏之官教胄參於訓儲  
諭德同於詔嬖師儒之選哲又足求如某者樸樸小才  
啁啾短喙元元本本深慚大雅之洽聞暖暖姝姝寧識  
古人之大體曾微薄技可廁清流入學招諸生列屬記

八年之舊執經侍太子蒙恩纔數月之新胡然一朝叨  
此二命既序升於鶴禁仍躡進於虎門筆硯掃除久矣  
失邯鄲人之步絲綸狎至居然恭正考父之銘茲蓋伏  
遇某官道蘊丘軻勲高旦奭羽翼成矣贊皇家貽孫子  
之謀股肱喜哉得君子育英才之樂肆令妙簡併及迂  
儒進宜增星輝之重退則益海流之富生有笑於列者  
退之不見斥於宰臣君之職止是耶士遜將有慙於國  
老誓堅素節用報鴻私



除翰林權直謝廟堂啟

材慚視草忽謬點於禁林恩誤轉鈞輒叙陳於翹館有  
愧客卿之對難酬國士之知伏念某讀書作章句儒應  
舉為義理學青宮壁水智逾效於一官金馬玉堂夢敢  
游於四禁煌煌昭代巍巍宗工適大手筆之祈閒簡他  
學士而代置兼官兩制並命一時招鴻鵠之羣與家雞  
而作對拔鷗鵬之翼傳斥鷃以奚宜既莫逃春船上水  
之朝奚敢戀御燭分光之寵至如攝直尤號才難當孝

皇之命端詩肇新厥職由淳熙而至嘉定纔用幾人恭  
惟某官身荷乾坤手扶雲漢中書草可汗之詔贊皇公  
政須自為朝廷培植翰苑之才韓魏國裁其驟用既栽培  
於善類欲興起於斯文朝有老儒王多吉士衆工善運  
然後天下稱相之功巧匠旁觀乃令吾徒掌帝之制自  
慚晚出遽冒新榮某敢不益懋厥勤恪恭乃服翰林逼  
華蓋顧淺聞無綰誥之長泰階陳六符豈平世有掣鈴  
之警長懷有感短喙莫容

賀劉中書後村啟

賢哉大夫祈致君事斐然小子辱代王言古今莫難明  
哲之全賢達未忘爵祿之嗣有二宜去見一何曾是以  
必天下之雄文乃足明君子之高致白樂天行杜司徒  
制殊嘉知止之風裴中立草高貞公詞用作寡廉之訓  
昔嘗有此今則未然公方勇退于急流僕且愁撐于上  
水掛冠神武共推弘景之絕攀布鼓雷門徒恐王尊之  
叱去不工視草深愧粲花恭惟某官學者北斗泰山斯

文秋陽江漢平生全節不為此公之婆娑老大拂衣詎  
使諸兒之嗤點嚴宸錫寵遽閣疏榮夫子為臣而歸吾  
徒掌帝之制何能潤色莫擬形容遽蒙榮爛于唾珠仍  
復殷勤于手札得之甚駭藏以為榮載念先帝知公嗣  
皇敬老政復墮蒼梧之淚不如就黃髮之詢盍歸乎來  
訪予落止賜金既散雖已全疏傳之歸加璧而延恐不  
免蜀公之召

欽定四庫全書

碧梧玩芳集卷十一

宋 馬廷鸞 撰

啓

荅李海閩啓

茲審洛社起賢海堧宅牧徒得君重欲置之安其代予  
言不善為斲甫屬宸綸之渙渥遽勤鈞翰之鼎來恭惟  
某官盛德邁倫鉅材經遠高牙大纛四方不已于行玄  
圭衮裳三公不易其介夙簡知於宸陛爰強起於午橋

公揚王休方典股肱之郡僕掌帝制得無汗血之羞乃辱寵私特加濡潤不任吾事若何霑禔穎之封胡瞻爾庭可以賦伐檀之刺某拜嘉僂僂有感輪囷思乏湧泉豈容有筆乾之戲風翔表海知民無轍涸之憂

回蔡校勘啓

疏恩玉陛列職石渠成一家之言悉歸品藻裁五雲之體忽辱駢花於門墻殊無短長乃牋牘謬為恭敬拜嘉不可還贄又遲恭惟某官西山聞孫久軒鉅子榮進素

定有韓魏公之要路在前恬養自如無張師德之吾門  
屢及蚤已高瀛洲之駿武雅宜並東觀之英游遂奉詔  
綸參裁信牒金匱石室少頗博雅之雍容黃閣紫樞行  
踐世官之赫奕某受知先正喜在下風如絲如綸恨不  
工於視草則筆則削期早就於奏篇

答陳狀元

文龍

啓

龍飛親策臚唱首登下明詔發德音大人造也字靈均  
名正則君子宜之伏惟某官孕秀七閩蜚英六館誦上

林之偉作相如最其善鳴得廣川之醇儒仲舒褒然舉  
首聲傳寰海歡動賢關盛事占五色雲修程破萬里浪  
其比肩邇列拭目奏篇胡辱謙撝過勤巽謝發策決科  
先天下事已收蓋世之鴻名犯顏敢諫古大臣風好續  
傳家之相譜畧陳贊頌幸冀鑑融

除禮侍謝馬裕齋啓

濫塵西掖曾微視草之長擢貳南宮遽冒為真之寵控  
辭未獲偃受奚勝惟伯夷三禮之浴虞朝盛選若知章



兩命之拜唐世美談苟非其人不在茲位伏念某學雖  
志道才不逾人再登宏達之科寢厯清華之選朝裾久  
綴甚有愧於鵜濡祠廩屢干莫少安於烏哺遲頌俞旨  
早拜恩言孰謂知禮乎已慙綿絕何以謂文也更綰絲  
綸退省其私敢忘所自茲蓋伏遇某官人才元氣玉室  
股肱念舉爾所知常入古靈薦士藁之目况不如同姓  
更深老泉族譜引之思昔以此論道經邦今以此開府  
作牧遂使門生之下品躡登禁路之清曹眷私風播於

大鈞慶獎益勤於小物某敢不益堅素守仰報殊知汝  
作秩宗何補論思之列帝賚良弼亟膺圖象之求

答兩淮李制使

庭芝

啓

楓宸賜寵荷橐為真兩道十有八州茂著平淮之績屬  
車八十一乘高陪上雍之班赫奕絲綸焜煌牙纛切聞  
司馬九伐之法則國以平元戎十乘之行其猷克壯入  
則簪毫獻納出則投壺雅歌豈非大丈夫之雄不負明  
天子之寄恭惟某官勲方周召材軼嚴徐淮海維揚州

久已屬大事于方面東土歌零雨豈惟勞歸士于三年  
談笑無戎揚麾畧定宣王復文武之境壯哉大雅之詩  
齊人歸鄆讎之田偉矣春秋之筆式序在位念茲成功  
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况庶言既同乃有猷告后亟  
上甘泉之賦渴勤宣室之思某拭目除綸傾心慶幅茲  
仰酬于謙翰輒併致于頌言昔贊皇公素熟籌邊之畧  
由淮南節竟為相國之階是乃為公不顯亦世

賀江參政啓

顯奉明綸榮參大政人惟求舊上方堅圖任之忱民具  
爾瞻公厚積登庸之望郵傳闔澤廟論崇茲恭惟某官  
一代宗工兩朝舊德澄不清濁不濁直哉惟清用彌壯  
宿彌明美之謂大曩追先帝之殊遇來靖聖主之初元  
卷舒不隨乎時進退必以其道青山逸興方開洛下之  
書堂白紵好詞催牧江東之要郡適暮年之報政會霖  
雨之思賢以我公歸兮大慰儀刑之注想有為王言者  
式觀仁義之敷陳某又獲樞趨夙欣緣締為晉公護中

書印宜謹視於銀黃效眉山賦內前行愧不工於筆墨

賀江閩馬觀文光祖啓

渙號廣庭晉陞秘殿金陵王者之宅久煩元老之壯猷  
紫宸學士之班遂用宰臣之故事允為異數式獎元勲  
恭惟某官碩大高明忠誠果毅威名滿乎宇宙英氣凜  
于堪輿三精霧塞九縣飈回嘗屬裔夷之食上國鍾阜  
龍蟠石頭虎踞迄全江淮以濟中興更深陰雨之綢繆  
益謹風寒之持護不愆于素邊城收板幹之功適觀厥

成天塹有金湯之固國家重于九鼎君相倚如泰山爰  
陞殿幄之穹班特視廟堂之峻秩絲綸赫奕牙纛晶明  
某舊出師墻新瞻宸渥三錫承天寵也恩言早布于師  
中九戩以公歸兮魁柄已占于虛左其為歡抃罔既殫  
陳

回江閩馬制使啓

斗燦一星誤簡宸旒之眷河潤九里遠依宗袞之輝再  
造闕庭亟酬翰驛伏念某材慙庸瑣運際休明中抱鉅

憂絕希華貫政復近長安之日不堪望太行之雲與之  
琴而使彈未忘切切招以旌而欲往寧獨遲遲徑違誓  
墓之言以有登畿之役帷幄更超于故武絲綸俄被于  
新榮顧此枵虛若為稱塞茲蓋伏遇某官兩朝大老一  
代元夫人物倚經綸為天下計歲月閱江海識本朝心  
方此持衡詎忘推轂引蔓不違于小草刈葵况軫于同  
根某但秉孤忠爰酬夙遇輕表制閭尚遠惜于廟謨合  
席同堂惟純意于國事其為銘激曷既列陳

回江閩馬裕齋啓

五兵貳柄莫贅修攘四輔備官驟參駿假涓塵之益淵  
谷交危伏念某本章句儒起山林士施廊廟則駭矣高  
位實顛魯日月之幾何厯階而上莫謀莫斷不武不文  
嘗具控于忱辭曾未回于淵聽坐成級進孰是梯緣茲  
盖伏遇某官開濟盛心綏懷遠畧萬邦惟憲固倚賴于  
重臣四方于宣尚眷懷于鉅德顧小草曷參于時棟惟  
宗工迄荷于明堂方銘推轂之私蚤被傳郵之寵某奚



其為政無所取材雖仰戴于獎提第深虞于推敗讀老  
泉族譜引永懷宗衮之依賦眉山內前行全僕公奎之  
入刊辭有既撫抱難窮

回金陵馬大使裕齋啓

丹鳳蜚馳玉麟居守詩書元帥早殫元老之壯猷禮樂  
羣英重覩舊人之圖任芟棠陰芾騎竹聲驩恭惟某官  
道韞夔龍勲侔方召下青冥之斧鉞雖四方不已于行  
佇黃閣之衮衣以三公不易其介從赤松耳如蒼生何

乃眷陪都實為舊鎮上念長江衣帶之水孰護風寒公  
起秦山膚寸之雲以沛霖雨里父老為之鼓舞士大夫  
素所撫循益遠暢於皇威可坐培於王氣某獲視漢庭  
之草又私受滕國之屢擬拜慶函先厘謙櫝侯誰在矣  
或歌吉甫之來歸不可諼兮又頌武鄉之入相

回鍾計院

蜚英啓

宸陛疏恩王朝司會紅旗走檄卓為籌邊之上賓黃紙  
除書故是翹材之舊客輝生粉社芳集筍班恭惟某官

才諳宣明猷為膚敏擢高科登顯仕騰茂實蜚英聲州  
平幼宰之忠純淮南賓客元城了翁之風采帝右謀猷  
少煩司存雨露之邊行即聽履星辰之上某一身二任  
虛慙陪大政於廟堂四海九州孰若結同年於鄉里迎  
公召屢慰我衷旗何辱謙撝首蒙巽謝

賀葉丞相除少保啓

誕布廷麻晉升班棘總羣書奏七畧惟暨乃僚立少保  
曰三孤叙進其位紳綏懽忭廊廟尊崇恭惟某官道蘊

夔龍學卑遷固兼三王施四事慨想前猷黜百家章六  
經光輔明主用鋪張於謨烈宜對越於寵靈某獲佐下  
風欣逢盛事奮庸熙載而宅百揆茂營斯文貳公弘化  
而弼一人永扶皇極

回葉少保啓

成國疏封殊庭領使十連為帥既力避於青油三壽作  
朋喜獨頤於綠野搢紳歎仰郵置歡傳恭惟某官高節  
全名鉅人長德疏而霖雨觸石之雲為興靜乎深淵出

山之泉不濁收功夔契抗志巢由正是國人昨之名壤  
保茲天子秉乃桓圭茲為平地之神仙不礙山中之宰  
相某執鞭有志賀厦無從黃閣紫樞所愧濫巾之及我  
青山流水何時扶杖以從公

回荆閭李端明庭芝啓

陞班規殿易鎮渚宮宰相歸故鄉人羨錦衣之盛事詩  
書謀元帥上客裹帶之良籌筵尊胥占牙纛有憚恭惟  
某官爽邦敏識棟國鉅材淮海揚州昔十年之生聚教

訓江漢南國今四方之經營告成乃陟延康往臨全楚  
邊人伺豺虎坐清峴首之妖氛僕射猶父兄早動邊頭  
之喜氣真儒無敵中國有人某充位無庸幹方是倚欣  
聞開府端荷傳郵三軍定中原日喜捷書之載路兩社  
間公輔遙看麻卷之揚庭

迎牟侍郎存齋啓

茲審顯奉宸綸寵還禁路民之表也宜在三階六符之  
間士曰時哉已欣一馬二童之入有猷告后無競維人

某夙蒙牆仞之際知欲問郊關而敬迓先酬謙積嗣造  
賓墀

回劉尚書龍學啓

奎畫中頒淵圖峻直聖有謨訓遠同河洛之珍符人尚  
典刑增重巢由之高節敷綸鼓舞我弁歡欣竊以我宋  
盛時無如元祐斯文大老厥有歐蘇未嘗不歷此官然  
亦詎能無說輟諫坡使河北寧若居中辭翰苑收餘杭  
殆幾避謗恭惟某官三朝舊德兩制鴻文招贊普之書

早揮大冊挹浮丘之袖晚享耆年蒼然巨栢之配剛松  
歸乎太山之與北斗貞元供奉之曲黼宸慨懷大雅正  
始之音搢紳注仰茲渙揚於明詔更卓越於前修某夙  
荷異知快聞新渥凜長庚伴明月誰能誦坡老之詩延  
耆壽作元龜正可上景行之祝修詞縷縷撫抱陳陳

回林左史啓

簡眷凝旒疏恩出綈武夷九曲之清泚可以濯纓蓬萊  
三山之邃巖從而載筆高賢勇退善類注思恭惟某官



端平魁彥之典刑乾淳諸老之緒業即御事罔俊壽蓋  
嘗攬轡而來與少年治文書莫挽褰裳之去曾是雲霄  
之咫尺寧如風月之一川茲端奉于藻函如更親于芝  
宇瞻儀鴻羽欲朋簪之盍勿疑恍聽雞晨悵書囊之談  
未了

賀嶺南趙經畧啓

帝咨南伯眷求作屏之良公為大宗往任維城之寄旗  
幢蓋海山川出雲某官禮樂宗英詩書元帥帝高陽之

苗裔尚有典刑侯文王之本支卓然大雅起從舊德迄  
靖本邦湘水之南粵壤之西南開藩於會府黃木之灣  
扶胥之口旋易鎮於名都方將宣化以承流況復駕輕  
而就熟兵衛森畫戟咸識故侯斧鉞下青冥再看瑞節  
政平訟理遠至邇安龍戶馬人著勞來還定之績雞冠  
豹尾催論思獻納之班某舊侍同朝欣聞作牧與我共  
理其惟刺史二千石之賢盍歸乎來當在宗相十九人  
之列所為頌詠罔既刊磨

廬山謝氏求聘啓

曲江之好三十年夙聯科級廬山之高幾千仞新締姻  
盟幣之未將辭無不腆伏承令愛嫻於箴史不誇詠雪  
之才華而某長男廸以詩書敢騁冲霄之意氣非吾偶  
也以子妻之當年龍虎榜之兒孫此日鳳凰占之家室  
兩翁相語俱為陶令歸來之人二姓其昌好畢尚平婚  
嫁之事

廬山謝氏求婚啓

人於同年已締兩家之好吾求婦氏將尋八載之盟昔  
期開監宅之屏今重感山陽之笛風雨如晦俾無訖子  
鳳凰于飛是有慶矣風帆匪遠星戶有期季秋於是御  
輪仲夏為之將篚親交幣帛無遲歸妹之時兒大詩書  
是叶家人之吉

昌江李氏求聘啓

角巾東第猶憐嫁娶之相關擁節南樓敢即婚姻而請  
好天啓松蘿之託地連枌梓之陰於偶非齊而人皆楚

伏承令愛密嫺聞範儀素習於雍容而某次男稍熟庭  
闈經粗通於瑟僖發幣上勤於華萼傳言奚待於遠柯  
深慙馬氏之寢良敢恃李公之知我折花逢驛使締陳  
村此日之盟攜酒看芝山尋洛社他年之會

昌江李氏求婚啓

鸚鵡洲邊結言有夙粉榆社裏納幣自今婚姻孔云風  
濤如此生男已當戶相從園綺之遊娶婦先及隣遐想  
朱陳之世為之有室得以及時樽酒纏紅訂八月乘槎

之約幅書傳素念三星東楚之詩綿絕陳儀絲蘿永好  
屏開金雀行依監宅之門闌堂設絳紗歸誦家庭之經  
傳益培遠業用副深期

吳園張氏求聘啓

婚姻三紀未乾秦晉之盟書嫁娶一村宜入朱陳之圖  
畫茲吾偶也矧我甥兮伏承令愛姆訓源流夙同家姓  
而某三男父書梗概期紹儒猷問我諸姑子壻猶子以  
承先祖孫婦外孫鳳凰占世世之榮昌羔鴈締親親之

永好蘭階方茁勉尋安邑第之宗風燕厦新成早竝表  
賢堂之英槩

於越許氏求聘啓

玉樹名郎企安邑家兒之秀金屏選壻登汝南人物之  
評粉榆地連絲蘿天合伏承令愛嫻於閭範蚤聞女德  
之修而某四男授以經籛粗謹父書之讀與爾鄰里鄉  
黨申之盟誓婚姻占鳳既諧諏龜以吉永為好也幸分  
太嶽之輝此其昌乎願借伏波之潤

於越許氏求婚啓

甥舅匪他有親則久男女以正非幣不交莫鴈諏期令  
龜協吉四月惟夏茲逢假大之時三星在天際彼綢繆  
之候多慚聘玉聊奉纏紅無乃太簡乎得以及時也春  
雨自培於百草僕寧無舐犢之懷夜膏勤誦於六經公  
則有乘龍之喜



欽定四庫全書

碧梧玩芳集卷十二

宋 馬廷鸞 撰

序

曾空青文集序

余嘗誦涪翁扶藜對蘇之吟曲阜把卷臨燈之句固已心焉竊慕曾公才章之盛顧前修日遠自乾淳諸老文字已多遺落况過江前後間乎然心嚮往之一日西堂吳太史為言此吾鄉空青公也有集藏於家余方謀傳

抄而公之諸孫今廣德郡侯太博公寄余新刊集本且  
徵言焉余惟曾氏自密國以儒學開述歐陽公稱其有  
德有言足以上繼點參元西淵源所漸遠矣空青子弟  
起家文章繼世潛逃於家尊柄用之時繾綣於諸賢流  
落之日中間滅跡毀廬相隨入黨迨天地重開迄能以  
三朝正論暴白之世其視當時敗國殄民為魁為傑者  
之子孫補史咒神矯誣萬世者其賢不肖何如也昔石  
林葉公以親見揚雄美其詩以新樣元和評其書以三

風流頌其文近世李雁湖亦謂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如  
空青公雖不偶於時而文采爛然垂後著世者不能掩  
也空青撫人而葬於信斷垣淒草孤寄百年太博監其  
州始封崇表章之其遺文如魯殿秦碑見者珍惜自可  
孤行於南豐曲阜之後斯舉也昭前文孝也植遺緒義  
也今曾氏昆令季強侍郎公以忠言嘉謨入從出藩太  
博之為邦以道得民朝廷深知治行將選表矣其文章  
則集芳趾美卓然一大家數江左諸王所謂未有七葉

之中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輒贊歎而書其後云癸酉某月某日

許進道文編序

揚子雲稱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東漢安豐侯召還京師上問所上章表誰與參之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唐李衛公為張弘靖記室自言河東精兵十萬提封千里半雜蕃騎遙制邊朔非文章之盛不能稱是職也異時平澤潞如拾遺取太原如反掌滅回鶻如振槁降

盟沒斯如驅小兒雖衛公謀謩經遠而精思亭起草臺  
之助多焉吾友許君進道嘗從事嶺南道經畧使府府  
公實為矩堂相國董公公德盛貌嚴許君文理密察時  
幹腹有萌朝廷方經置大理董公命君草書荅其國相  
用事諸臣大槩蹈厲反覆得中國之體而不失遠人之  
心所謂文章之盛者歟故余輯古今軍府詞人之著作  
為君誦之矩堂相先皇帝為鉅人長德進道嘗諭麟庠  
遷國子博士進承大農位於朝彰顯矣他文往往有深

趣獨掇其關於南事者著編端

吳氏寶訓警覽序

尚書與論語相表裏周道衰孔子沒獲麟之前叙尚書  
五帝三王之盛也而以秦誓終之天下其將為秦乎聖  
人其絕望於當世乎夢奠之後述論語春秋戰國之交  
也而以堯曰終之天下其尚可為陶唐乎聖人其猶有  
望於來世乎書終於秦誓未濟之易世變之窮也論語  
終於堯曰下泉之詩天理之復也知此說者可以讀寶

訓警覽之書矣警覽者先友昭武主簿吳公榮之所著也公字與權饒之樂平人學者因其書名稱之曰警覽先生先生之為是書也述天人推性命董仲舒之策也一痛哭二流涕六太息賈太傅之書也萃古今之精英為治亂之龜鑑陸敬輿之奏篇也此豈枯於叢然章句之末者所能知哉書成奉而質之晦靜湯公湯公一代偉人也叙其書曰與權愛君憂國天稟篤厚每閱世道之變未嘗不潸然流涕恨不得手扶而力振之故以其

忠誠懇惻之心發其該洽有用之學以為此書庶幾有  
舉而措之者則帝王之治復見於今而生民之大幸也  
知此書者惟湯公先生亦用是意慰焉初先生拔嘉定  
癸酉薦書累上太常不第然其名聲震諸公間自湯公  
之外如蒙齋袁公每聆先生崇論閎議輒抵几絕叫曰  
虧人虧人習庵陳公謂先生學本師心道難語世亦為  
深知先生者先衛公與先生為忘年交某少孤失學一  
日先生過族黨先夫人輒為某兄弟整襟纓治酒肴俾



袖所業就正夙蒙獎激淳祐丁未侍先生待親策于京師之俞園先生每聞時事不可為則慨然曰此多將噶噶之世也某之憂此有年矣其肺肝內熱數形悲咤以先生為迂者有之某成進士歸先生首援先人遺言立足有餘地舉頭無愧天之語作古風數百言規戒之質薄才弱永負父師之明訓異時待罪經筵進讀真文忠公大學衍義每維警覽一書足以並陳金華方將建白上送而先生不可作矣晚得一官僅主昭武簿以歿書

藏名山公之子樞經明行修能世其家蚤薦胄闡公書  
自可不朽一日徵言於某嘗撫是書而歎曰道之將墜  
自聖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歸休於魯哀公之十一年  
論定乎百篇之書而拳拳乎唐堯秦穆之始終天下大  
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吾夫子獨易之乎昔之  
人有為觀物之書者曰天能使唐虞之亡堯舜能使世  
之不亂天能使周之不興孔子能使道之不喪今觀堯  
曰之篇歷序三聖執中之傳以及湯武造商興周之本

末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而權謀詐力者不與焉嗚呼悽矣先生之書將使來者精思力踐於論語述堯之數言而慷慨感發於迄秦之微意執此以往帝王其舍諸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行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理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余為掩涕而述荀卿之賦以歸其書焉

讀莊筆記序

余讀莊子三十二年矣注家謂暫時攬其餘芳猶足曠

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三十二年之久乎雖然一掩卷而茫然矣間嘗先後得林竹溪呂吉甫之全解湯東澗之畧說唐成玄英之義疏有武林褚道士者薈萃諸家之說迄內外篇林參以禪家固其所自悟者而又每每欲以文字關鍵論則恐不滿南華一笑只令莊老為一宗自能成章然其胸中鱗甲正與晉史所稱郭象一輩人物相近湯公意象高遠時一著語不規規於成書若成褚兩家皆是浮屠老子之緒言耳成特為淺近褚之

所抄差足以盡衆說其用功亦勤矣余取諸書手抄以附郭注而自覽焉嘗竊以為莊子戰國人也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又蒙人也近聖人之居則又若此其未遙也彼既不肯北學於中國又未嘗與知言養氣之君子上下其議論故其為說凌高厲空於吾聖人之書曾未數數然也後之解者欲一二以聖人之書律之則舛矣禪家者流所謂此事尚不與教兼合而況中庸大學者是也雖然固有不悖於聖人者矣余每讀其書則

必擇其不乖戾於吾說者時時為之鈎玄撮要而余之所未達者則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亦莊生說也雖然人皆企其為歡欣之樂吾獨慨其多幽憂悲咤之懷彼將悼彭祖憐惠施悲如馳而莫止者哀形化而心然者至於末篇感時憂道讀者可為流涕然則樂莫樂乎此書悲莫悲乎此書樂與悲與足以歸歟壬午四月

續荆玉集序

昔東坡公與袁公濟詩云文如翻水成賦作又手速秋

風起鴻鴈我亦繼華躅那知君蹭蹬獨泣荆山玉某誦  
而悲之蘇公此言殆為先兄發也兄少子端常集其遺  
文成編余欲序而藏之而名之曰荆玉集已而又讀安  
陽韓魏公序司封之文曰自淄州通判居憂手編兄文  
授其少子彥直以荆玉集為名且志兄有才而不遇也  
兄之狀貌言語今不得見之矣其得見者平生所謂文  
章耳諸子輩得不寶而惜之哉韓公之序云爾於是合  
蘇韓二公之說名吾兄之文曰續荆玉集以遺其子焉

後之君子其必有以悼之矣兄苦學曩在京師館余從  
官宅雞初鳴已秉燭操觚或述已作或塗抹學子所業  
朝紳與鄰者窺見之喑喑嗟嘆以厲其子弟一日自擇  
其文若干篇作兩大軸笑謂余曰此未愜吾志者即今  
守門兵婦所謂揀不中者是也為之絕倒屏去他如已  
酉鄉賦程文冠乙選庚申辛酉余在都曹方有公事兄  
代述沂卽講卷作毛詩解數百篇皆靡有遺耗矣兄今  
在今文詎可期兄蚤逝今文止於斯瘞以冢兮草木芳



泛以瓢分波瀾洋兄不少留兮我涕滂咨爾巽常謹爾  
藏乃命第六男端益書其集端時余年六十二

王甥儒珍集序

王甥典謨之學蚤有聲場屋科舉廢輒斂才華而為詩  
政爾精麗可喜暇日手抄此編示余余讀其精衛行及  
說杭事等篇皆綽綽有詩人風致昔徐東湖為山谷從  
甥山谷一見東湖詩便勉進步古人甥舅間以詩道相  
切磋如此余老不能進於是矣甥之齒未也抽爾秘思

騁爾妍詞異時齒宿意新當偉然為一大家數渠家半  
山老人之詩曰解我葱珩脫孟勞暮年甘與子同袍新  
詩比舊增奇峭若許躋攀莫大高余之解葱珩脫孟勞  
久矣展我甥兮尚洗眼以觀奇峭之作丁亥重九

楞嚴神呪序

經可譯呪不可譯愷師用力於楞嚴甚久暇日取是經  
呪語別加刻梓絲牽而繩聯之以便其徒諷誦志亦勤  
矣願扳余一言余謂呪之為呪僧尚不能知余安能知

之雖然吾徒亦安有不知者哉龍溪汪公謂經之有咒  
猶易之有爻軍中之有密號雖以世諦求之了不可得  
人妖鬼神聞其名無不怖畏而咒妙湛總持莫若楞嚴神  
咒矣晦菴朱文公謂楞嚴經本是咒語後來房融添入  
許多道理咒全是想法西域人有咒如此喝又為雄毅  
之狀故能禁伏鬼神然則吾徒亦安有不知者哉抑余  
謂浮屠師居深山中皆聰明魁傑人戒行精潔想其諷  
誦此咒真忱發中一念之烈金石為開蛇虎為伏況於

鬼神乎今之僧徒鼓唇吻以私利養以其譴浪笑傲之  
餘前者唱于隨者唱喁譬如市謳之奏俚曲斯鬼神之  
所戲耳獨如磨登伽何雖然咒之時義大矣哉螟蛉之  
子殪而逢螺贏咒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  
子子之肖仲尼也仲尼之咒所謂護善遮惡者唯六經  
而已六經之外豈復有咒哉然則無隱乎爾則亦無隱  
乎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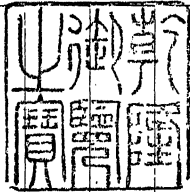
後序

儀禮本經注疏會編後序

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從敗帙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儀禮經注學者童而習之不下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熟其誦數矣王介甫新經既出士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將尋訪本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余老矣懼其費日力而迄無所補也長兒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

注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意欣然命之整輯釐為九帙手自點校併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要其上遂為完書撫而歎曰茲所謂儀禮者歟韓昌黎之云豈欺我哉其為書也於奇辭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委曲中有明辨等級焉不獨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婚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推士禮而達於天子以為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

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一大夫也下大夫與上大夫  
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  
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  
博也小子識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碧梧玩芳集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溫廷鑑

欽定四庫全書

碧梧玩芳集卷十三

宋 馬廷鸞 撰

題跋

恭題祖宗御容及從祀功臣下方

臣謹按國朝故事內中天章閣有神御畫像太常寺明  
勲崇德之閣有從祀圖形尊奉表章朝有令典然自昔  
三皇五帝焜耀蜀室禮樂羣英彪炳晉祠又皆列在偏  
方下國仰惟帝興王成登三咸五其功德如日在天容

光必照明良胥會山川出雲其精神如水在地鑿井必  
泉臣是用稽考典故摹成四軸安奉于拱極堂每以歲  
之開基節恭行朝拜禮臣某拜手謹書

恭題董氏所藏仁宗御書刑政二字下方

臣讀彭城陳師道文能言神文聖武仁孝皇帝在位四  
十餘年獨留神翰墨乃帝王之懿範來世之偉文當時二  
府百吏內外宗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以為盛事今觀  
宸翰所賜刑政二字則一肆筆而不忘國家要務匪直

侈竒觀示雅玩而已然則師道淺之乎知聖人矣臣謹  
按國史帝在御之三十一年為皇祐五年癸巳三月親  
試舉人蓋是歲始改四歲一舉為間歲周王壽考遐不  
作人嗚呼盛哉若刑政國家之要務則又每見於聖人  
之書其年八月詔舉賢良制策曰朕纘承越二紀未嘗  
私一喜怒以褻刑賞又曰王政之急在知人齊俗務本  
阜財子大夫詳著之然則刑政二字或以之策賢良或  
以之賜臣下良有以見聖心拳拳不少置四十年太平

之盛有自來矣其明年改元至和臣五世祖先臣遵以  
言事官入對極言唐天寶治亂事迹帝為嘉納對近臣  
亟稱之實同一時云董氏五世孫觀既建閣寶藏七世  
孫更生以經術擢高科改秩調縣宰以歸處之泰然殊  
有祖風年月臣某書

恭題從官宅進思堂宸翰

恭惟國家駐蹕吳會東南旗蓋應運中興太紫圓方侔  
天作制承平百年官府寺第固已粲乎隱隱各得其所

矣爰自紹興給降御前錢造府以居執政乾道關懷遠  
驛基以處臺諫而從臣官舍未有攸居國史無述焉景  
定四年秋從官宅始成其明年夏權禮部尚書臣某言  
臣待罪春官幸得與諸臣割宅而居則又為之規隙地  
築室三楹欲於自公退食之際修進思盡忠之事臣敢  
昧死請進思堂三大字示臣子竚瞻秉心宣猷永照無  
極奏函朝入天筆夕頒奎章聖藻日月並明璇榜雲楣  
丹雘無色諸臣拜手稽首仰瞻神文相與言曰思之義

大矣哉。皋陶禹之在虞廷也，其贊贊日思其孜孜日思。周公兼三王施四事，孟子兩以思言之。荀林父霸國之臣也，其進思盡忠，則仲尼取而列之經，以為萬世臣子事君之大訓。凡士自一命以上，莫不職思其憂而侍從者論思獻納之臣也。先正司馬溫國文正公光因辭副樞論國事而曰：臣於未受命則猶從臣也，於事無所不可言者，古之為從臣蓋如此。彼有便文自營而謂君子思不出位者，偷也。玩歲愒時而謂天下何思何慮者，妄。

也若夫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所營不過乎患得患失之間則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哉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淵哉堯文丕天之大律也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論思之臣其勉之臣等謹奉宸翰刻之琬琰因併著其語于下方以風示同列云

家藏御製御書詩恭跋

臣景定壬戌以國子司業兼翰林權直明年癸亥以中書舍人陞兼直學士院故事經筵侍從官詞臣遞宿玉



堂其後浸弛臣僚寓宿輒稱疾不入臣之為詞臣也恪遵舊制又明年甲子朝廷亦申嚴國典夏六月丙辰臣入直申時中官李忠輔傳旨錫臣金香酒肆瓶新荔枝五百顆蓋異恩也臣即援詞苑舊比具短表奏謝翼日遂有宸章之賜自是七月而星文示變玉色弗怡十月而先帝棄羣臣矣是詩也聖作之絕筆也嗚呼痛哉臣衰老病卧山中感世運之變遷悼斯文之湮晦顧瞻玉堂如在天上而遯身逃難之餘河漢天章六丁護持紙

敝墨渝金聲玉振臣輒裝褫寶藏臣家崇奎之閣因恭  
誦宸篇詩賜易簡之句而重有感焉本朝三百餘年崇  
儒右文寵嘉詞臣賜以聖製始于熙陵賜學士蘇易簡  
而臣被遇穆陵實終之天將喪斯文也遺音絕響殆止  
于斯天之未喪斯文也回瀾啟秀尚未可期臣之子孫  
其為臣寶之癸未八月中秋後四日庚子孤臣某百拜  
恭書

書程剛愍節惠錄後

死節豈易言耶余生晚不及從鄉先生講聞剛愎程公之烈矣雖然國史所書焉可誣也謹按國史欽宗皇帝實錄靖康二年二月乙酉大風折木金人以金銀不足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束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賢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同見金帥金帥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取之于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國破主辱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膽不計也于金繒何有哉顧誠無以塞責金人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罪振恐

梅執禮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金人不勝忿以次殺之  
又按國史四朝列傳陳亨伯梅執禮程振以下六人同  
傳而史臣繫之曰斯四人者所遭不同至于不求生以  
害仁而殺身以成仁則同也建炎中興褒表崇贈暴其  
忠于天壤宜哉嗚呼死節豈易言耶國史所書焉可誣  
也剛愍之孫及拳拳以發揚先烈為志余為史官嘗盡  
窺金匱石室所藏因為表而出之

跋蓮城扞寇始末

余讀蓮城扞寇錄撫卷而歎曰米侯之為烈也小邑寡民財殫力痛內之為赤子外之為龍蛇顧方崎嶇寄百里之命於其間賊倖得之矣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萬金良藥扶傷補敗朝歌之攘却中年之拊循二者兼之余意其人必魁梧竒偉及監州池陽余從屏簷間見之儒者也蓋孔子曰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者吾于米侯亦云

題洪厚齋行狀後

余家與洪氏有連從曾伯祖老山翁客惠敏二文公門  
晚歲與文敏公相與尤厚以故二公文字余家藏略備  
厚齋又余所舊識其歿也能中以鄉貢進士李君之狀  
扳余一言余病眊不能言竊嘗讀野處之誌景韋也首  
以重厚目之而銘之曰瑩瑩其質肫肫其仁穉也修飾  
保家之珍景韋者郢倅君名述而穉者景韋之子也然  
則厚齋之為厚也久矣誠能增而高浚而深瑩瑩肫肫  
者累世如一日則厚齋已無愧於景韋而能中可以為

櫛矣洪氏之澤未艾也文敏豈欺我哉

題西礫祝君墓誌後

西礫之曾祖姑實為韋齋朱公之夫人配德娠賢是生  
文公為千載儒宗然公之所以叙母德者四仁厚端淑  
而已然則端淑固祝氏世德也其有後也宜哉吾友曹  
清父此文辭直而事整余亦識西礫者故書其後云

題徐雲翔先述後

余自咸淳壬申謝病奉祠歸故廬川冥谷湮蘭沉蕙死

里中隱君子往往遷謝而雍容篤厚號稱鄉丈人者率  
多摧殞余為驚呼絕嘆故親友徐君之子雲翔載其先  
德若將望余詞而託焉以永君于無窮君祖擢儒科世  
學有傳子冠里選義方有教其家則源遠流長其人則  
金渾玉璞雲翔之述無曼言侈辭父詔其子兄語其弟  
藏之深固之密叙世家者不假外言書實錄者無取浮  
說彪之傳不必引重於父黨揚子雲鎮之碑不必勒銘  
於先友表高諸公也雖然君山林士子與有連雲翔所



為請輿問其葬曰未也有一日而訊青烏吾之葬易耳  
無一言以信黃壤我且先葬而客或謂予周益公晚居  
平園杜門掃軌題序滿卷軸其鄉人有黃枏者歐陽彞  
者曾昌詩者咸以先誌乞言於公於其所知蓋不屑屑  
辭也尚憶淳祐經界時余猶及識君於鄉大夫之席所  
謂雍容篤厚為鄉丈人者非耶昔之言傑顛遜綿之理  
者歸德於徐由雲翔之述觀之君亦遜矣徐其綿乎詩  
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雲翔勉之書曰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余無所得於斯文也姑就其如周公者

書張氏祠記後

張應文應斗應瑞兄弟建祠於鄉之通元觀以祀其先  
人居士公先友愚齋胡公記之援据精詳詞義嚴正可  
以垂不朽矣張氏兄弟復扳予一言余讀歐公集古錄  
唐總章中絳州龍興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世傳  
以為碧落碑唐孝子李訓誼譔訓誼為親造石像者也  
碑文成未刻有二道士請刻之刻成化為二白鴿飛去

世咨嗟其孝感以為美談自今觀之通元觀一龍興宮  
乎居士祠一碧落碑乎龍虎雲雷之迹其鵠飛之祥乎  
然則張氏兄弟可以匹休李氏矣恨予非歐公耳蓋應  
文兄弟孝慈友恭粹然可挹於建祠也其弟斗若瑞則  
曰吾兄之謀也吾敢不從於施田也則曰吾兄之業也  
吾敢不紀居士恂恂德人也有子如此可嘉也世無歐  
陽公孰能補史官之缺而幸有愚齋之記在

跋蔡以仁經世歷

鄉友蔡兄宿悟神解於康節歷書翻覆研精以已所到  
為是橐其書將入閩訪之西山後人求其遺編參合考  
訂以行於世索書題辭或問李通歷法於文公公曰這  
都未理會得如今須是也會布筭也學似他了把去推  
測方見得他是與不是而今某自不曾理會如何說得  
自古以來無一箇人考得到這處然也只在史記漢書  
上自是人不曾去攷司馬遷班固劉向父子杜佑說都  
一同不解都不是然則皇極經世蓋合遷固劉向杜佑

之說為一書豈獨自空中樓閣出耶蔡氏多異人異書  
中郎入吳得論衡每私翫以為談助君豈其苗裔耶然  
客有嫌之者搜求其帳中隱處得之抱數卷持去丁寧  
之曰惟我與爾共勿廣也吁何淺哉惟君獨不然此書  
果遂行於世當語刊書家合二蔡成編用周禮司農康  
成注例而別之曰先後蔡云

跋舅氏南溪翁漁唱集後

舅氏南溪翁蚤歲以文雄稱州里半世挾冊走場屋梁

鴻之噫唐衢之哭兼有之矣匪直郊寒島瘦而已前輩  
云詩非能窮人人窮詩乃工殆謂是歟雖然五言如閑  
煩惱云儲嗣知何日銷兵在幾時秋甲子云事雖闕造  
化責在理陰陽七言如憶襄陽云方城徒峻如平地漢  
水雖深不是池警催科吏云五月已傷糶新穀三春何  
忍督新苗此其詩似凜凜乎工部北征道州舂陵之上  
矣布衣懷當世之憂草茅關天下之責舅氏豈以其身  
之窮為窮哉寶祐丙辰秋某自冊府罷歸始從南溪得

所謂漁唱者讀之因思古之名人才士類得外家文字之秀願深探錦囊稍竊其流轉圓美之緒餘以不悖乎興觀羣怨之旨庶他日有為派家如呂紫微者推舅氏於豫章公而自附於徐師川洪龜父之流亦一奇事

題茂林野叟鳴蛙集後

有以茂林野叟鳴蛙集示余者客或見之曰是其鳴也為公乎為私乎余曰止止勿說此吾州鄉書首選也憶昨戊午歲余弟拔鄉薦君為之首考官括蒼趙和仲也

已而皆不奏第余早與和仲同舍晚同堂每聚集間相  
與道舊問及戊午試闈事必鄭重謝之且以春官失士  
為不滿和仲曰君知博乎博懸於投初不在得士之進  
取類如是耳余兄弟衰老不能以文字行世而蛙鳴集  
春容大篇齒宿而意新王君年八十所為文無老人衰  
憊氣七葉貂蟬人人有集自是王家故事而年不及耳  
余願君築室綠苔碧草清泉白石間裝褫此集置之堂  
上使孔德璋諸人見之必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



題汪心齋讀史雜詠後

先友林竹溪詠史百篇應葺芷先生袖達安晚丞相丞  
相大稱賞即以上聞遂簡帝心早典內制晚位九卿聲  
華赫然聖傳百篇不愧林作議論堅正徃徃過之余欲  
取林詩相與參訂適為友人趙禹明攜去雖然聖傳是  
編自可孤行于世否則韞櫝而藏以俟知者雖不必典  
制為卿可也

題樵歌後

樵歌者其隱者之趣乎陸龜蒙歌於笠澤而與其童樵  
史虛白歌於廬山而與其子樵其為歌也或感情而樂  
江湖之高或幽憂而哀風雨之危豈纍纍而貫珠乃烏  
烏而拊缶其要在於不失其隱趣而已此編辭氣筆力  
昔者魁人鉅儒嘗敬畏之矣摘句之首聯云寧為蘇門  
嘯莫作華林悔超然有追晉仙而謝吳客之意非龜蒙  
虛白之流乎抑吾又聞古今善歌者窮陰陽造化之幽  
微皇王帝伯之顯設是伊川樵者之歌也後之樵者尚

倚歌而和之

欽定四庫全書

碧梧玩芳集卷十四

宋 馬廷鸞 撰

題跋

書餘千高太清冰玉觀雜藁後

高太清示余以冰玉觀雜藁一通讀其書掩卷而歎曰  
太清之於斯文不猶俠與想其年壯氣盛時酒酣氣張  
披荒斷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有吾家子才之風過江  
以來則陳同父其人也世方採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公

卿大夫咸出於奉試謹對之文太清挾是以震其有司  
其不悅固宜嗚呼起斯人於塗僕不能也而責亦不在  
僕也今之論文如市賈然有求而欲售者矣有坐而為  
之輕重者矣僕無貲而攘臂其間姑贊其為南金大貝  
象犀珠玉之貴而已

題李崧叟寤軒賦後

崧叟舉進士有名暇日作寤軒賦以示余寤之時義大  
矣哉柏舟之寤辟憤世之言也考槃之寤歌樂身之言

也莊周云其寤也神交其覺也形開造理者之言也叟之所到深矣抑茲賦也會得時讀之飄飄然有凌雲氣會不得時讀之癡人面前說夢

題外祖看青堂賦手藁後

某哭母三年重班二府表兄以外大父看青堂藁相示為之掩卷流涕外大父官薄不顯於時名聲不昭於人而經芳傳馨金渾玉璞諸子諸孫皆以經學專門試太常輒不第斯文雨露自葉流根獨能沾溉其外孫超取

顯仕材薄時艱於國無補誦賦中邦家柱石之語面熱而汗下也士生斯世豈能自為材哉楊惲讀太史書范賦典依庾氏學問淵源則遠矣陶淵明作孟嘉傳蘇文忠書程公遺事感慨當如何乃裝褫以歸之而告之曰嗚呼斯文其永保之是兄家之氍毹而吾母之杯圈也寒泉在浚白雲孤飛千里相望百感交集

書御史龍圖公集後

龍圖先公文集十卷某繕寫家藏點校既畢撫而歎曰

公所謂諫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然每篇不過數百字  
有他人諄復千言所不到者論命相疏舉崔羣開元天  
寶理亂之說而申之曰譬猶養身常須慎病不可以覺  
痛之日始為受病之辰至哉言乎又崔羣所未發者初  
劾宰相疏簡嚴特甚爭之不勝而猶有拳拳惜國體不  
敢盡言之意後世臺諫劾大吏掎摭怒罵不遺餘力者  
可少愧矣詩詞流麗有風致昔王荊公謂公始讀書即  
以文詞辯麗天下趙忠定鎮成都奉詔編本朝名臣奏



議蜀之鉅公李季章兄弟實與論次於公奏篇錄之無遺國史稱公善議論其言時政不為激訐故多見推行此數言者足以盡公矣不肖裔孫何足以知之書示後人云爾

題察判學士家集後

先世子才集十一卷繕寫藏於家子才以詩文豪於熙寧元祐間迨淳熙中研軒程公為之譜其年第其卷訂其述作大槩而惜其器業之未底于成於斯文用力多

寄意厚矣去淳熙八十有七年五世諸孫某讀遺編撫而歎曰程公謂子才元祐奏篇論北事效於靖康信然矣抑又諸史論如論晉人以父母之邦委之於劉石輩殘暴戮辱百餘年間無有奮發以生吾中國之氣又安得有奇士哉如論後魏謂中國以禮義文采之腴而飼拓跋之饑此之謂不幸非吾一人之可與魏爭吾必激天下之氣而與魏爭古之善戰者能用天下之氣而已矣嗟乎安得此語聞於炎紹中興之初乎子才從節孝

徐先生游且久其文章雄直雅似節孝今取徐集三詩  
係家集後而著其說如此

題周吉甫雲莊數學後

淳祐乙巳表兄李改卿問予命於弋陽周雲莊雲莊精  
於數者也推測良久奮筆書方寸紙遺改卿示予曰丙  
午高壓棘闈丁未首步蘭宮越明年予叨薦墨又明年  
予冠禮部異哉周君以場屋雋名歸之山林庸夫以千  
萬人中不可揣摩之事言於二三年前不可預定之時

斯亦奇矣當許我時余不知孰為周君周君不知孰為  
余也如是而應是安有計較於其間者耶天下之不求  
而得者類若此耳上蔡先生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  
不謁執政嘗舉似門人以其未第時感應事且曰萬事  
皆有命信得命及便不枉却閒工夫費却閒心力至哉  
斯言予今而後信得命及矣將倚骯髒之門乎抑將上  
呶呶之堂乎將為松栢之堅挺乎抑為藤蘿之靡蔓乎  
繼自今窮不必送巧不必乞大釣不必問是有命焉周

君豈欺我哉

又

丙午丁未之前余為士人吉甫言余且叨第癸丑甲寅  
余為教官吉甫言余且得召乙卯丙辰余入館吉甫言  
余且歸嗟乎余不能隱居求志顧以其身溟滓於風波  
間鼠肝蟲臂惟其所遭一何愚也吉甫亦鄉里人耳乃  
以其術坐策余之成敗燭照龜卜無言不酬又何神也  
余事無足言者歲行既周又見午未余之鄉黨朋友皆

且奮躍功名之會吉甫其為余遍訪而精攷之得其人  
則以告余可也荆公云久諳郭璞言多驗老比顏含意  
更疎祇欲勒成方士傳借君名姓在新書謹以為贈戊  
午再題

題趙德亮詩論後

著雍困敦之歲青陽載熙積陰驟霽玩芳病叟讀易至  
未濟終焉而廬山趙德亮遠以其刪詩要論來叟扶病  
讀之撫而嘆曰深乎德亮之為是書也其援据精故其

說辨其感慨極故其味長或曰鄭康成以三禮箋詩儒者未之許也今君以春秋評詩可乎余應曰不然詩春秋皆史也序之言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以春秋評詩詎謂不然六經惟詩春秋當自其變者觀之康衢之謠虞廷之歌果詩之本始乎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先儒有是言矣達事懷舊俗詩之所為作也君著詩論以為仲尼刪詩於魯哀公之十一年而作春秋於十四年其事相因不偶然也謂非自其變者觀之乎是故觀

風者不徒觀之周南召南觀于幽風下泉之思可也觀  
雅者不徒觀之文王大明綿觀于蕩之傷旻之閔可也  
觀頌者不徒觀于猗那清廟觀于正考父之猶能存商  
季孫行父之猶請命于周可也否則成湯高宗微子之  
云為文武成康周召之規制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蓋  
人心之全經與天壤相敝也詩之興非世變云乎哉詩  
之存獨世變云乎哉變在彼不變在我故曰發乎情民  
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又曰皓天不復憂無疆



也千歲必反理之常也四始之孰是孰非大序之為得  
為失糟粕而已齊魯韓毛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於  
是藏之名山以待後之學者足矣昔孔氏作春秋九月  
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未知刪詩之後卜之得何卦也  
君如通其說嘗試以語我来

書洙泗裔編後

論語家語孔叢子皆孔氏家書也而有粹駁之不同家  
語駁於論語孔叢子又駁於家語蓋更春秋而戰國戰

國而秦漢孔氏之家學其亦與世道相為升降也耶家語自安國撰次當孝成時其孫愆上書自言而不得立至魏王肅始得之孔子二十二世孫猛而後傳焉孔叢子至本朝宋咸始著明其書朱文公詆其鄙淺不列諸子之數歲在戊寅某讀書山中感時撫事悼斯文興喪之不可期適架上抽取孔叢子書讀之因摘雅正不繆於聖人者抄為此編且附所見於逐段之下因竊自歎於吾夫子受罔極之恩則夫誦其詩讀其書可不尚論

其世乎乃併考沂水侯以降出處世次之本末遂為之  
說曰嗚呼世變之推移可畏哉自春秋戰國以逮秦漢  
先聖子孫閱歷多矣鮒為陳涉博士而子建不肯仕莽  
朝霸辭三公而光附王氏當世道將更與其革命之際  
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其處平世則僖之堅剛季彥  
之直清亦可以見其先人矣東漢以後迄有唐徒聞封  
爵之號而其不少槩見焉嗚呼世變之推移可畏哉

跋孝女記

洎灘孝女記者余友李君士會纂輯孝女饒娥事實之所作也吾邑之忠臣孝子史不絕書先唐而後則孝娥之為烈也自唐元和盛際柳河東以至我朝乾淳宿儒慈湖默齋諸公發揮盡矣其間疑悞之辨則此書詳焉大槩古今人之稱娥者或稱其當時哭死或述其終身不嫁而死死不死未足為娥輕重也娥豈苟生也哉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娥雖未嘗接學士大夫之緒言而天典民彝固有不學而知者矣李君獨旁搜而

廣記之以其終身不嫁者為是而謂其即死者為非又復詳訂以伸其說且復有取於朱文公愛重沙隨之辨說正猶離騷序語中重惜靈均之事壹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也然則汨灘一汨羅也饒娥則女中之三閭大夫也死不死未足為娥輕重也某幼孤先夫人執誼訓子其葬也實鄰孝祠每拜慈塋瞻望岑蔚為低徊不能去竊於是編有感焉李君該洽博雅事事求是於前史舊聞遺事多所辨證是編尤

有關於名教讀者不宜草草故以愚說附著之嗚呼臣  
之忠猶子之孝以娥之事觀之死易不嫁難耳唐之亡  
也不嫁者惟司空表聖一人而已嗚呼

題李秋山家傳後

余讀秋山家傳慨今懷昔竊於韓退之之詩陸士衡之  
賦有感焉余與秋山皆番陽人定交於館學余自校中  
秘書以致貳成均長儀曹秋山聲名在太學日杲月耀  
間過余深留苦語瑰絕奇偉正大忠切余所畏也退之

之詩曰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始與夫子親前日之交秋山以之秋山擢巍科紆泮綽濯朝纓飛翰藻及鯨波沒頂交游風雨散余卧軒中秋山獨一訪生死相與懷傳變之悲雪袁安之涕仰林俯壑若不忍別別踰五年人已千古陸士衡之賦曰仰堂構之顛悴閔城闕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今日之哭秋山以之雖然退之以唐儒當風雲變化之時士衡以吳士有桑梓悠曠之感二公所歷要自不同而吾

二人兼之悲夫將葬萬敵以家傳示余若將拔余銘者  
余噤齟久矣君之所立宜有全傳萬敵所序一皆實錄  
世世萬子孫文獻足徵也憶昨余自館中觸口語去國  
出宿湖寺言者在臺邏者在門太學生袖詩湖陰餞余  
者以百數君之詩云世事從來易荊棘人生樂處在山  
林所謂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者世變之積有自來矣君  
為飛仙余猶留滯青門曉露東陵淡日間耶

題太傅北平莊武王家傳後



右唐太傅北平莊武王家傳二卷二十一世孫某採前  
史修成一編惟先王勲德在前朝贊述在史官其子孫  
無敢以擬議為也然自唐南唐至本朝閱代者三自貞  
元乙亥至于今丁亥閱年者四百九十有二矣某不幸  
當本朝傾覆中華淪陷悲宗社之陵夷愧祖風之軼墜  
悼往謀之不臧傷後咎之誰執昔韋玄成詩責躬而述  
綏殷傳楚之前勞庾子山賦哀江南而叙承周佐漢之  
舊績所感而起固所以為書也書成誦黍離之三章而

流涕以識其後云彊圉大淵獻季春中泚前二日

題程致政鍾夫人誌文後

先朝以孝理天下舉人父母者年拜官或以熙成或以  
慶典恩施厚甚德壽稱慶之詔曰惟羣工百姓夙依於  
覆育而耆老大夫咸被於甄陶今而仁壽之同躋必也  
安榮之共保大哉王言教民親愛如此程氏再世蒙恩  
榮寵赫然亦于其德而已訥翁蓋厚德純孝人也龐眉  
皓首氣貌恂恂余嘗館翁門翁嘗與座客言吾壯年葬

先人半山每日五更輒走墓下晨省而歸日猶未明坐客咸咨其孝其於鄉黨朋友情誼最隆也鍾夫人了翁先生之同氣有家法母儀諸子亦皆孝謹有西京萬石君之遺風翁與夫人拜命為其次子登進士貢籍也孫時登入太學遭時變不克以功名自奮然當衣冠道盡之餘閭閻師師未嘗改柯易葉而癖于嗜學猶前日楊誠齋每語後生萬里只怕倒却秀才擔子若時登者可保其克負荷矣於是益足以驗其為德門所積云

欽定四庫全書

碧梧玩芳集卷十五

宋 馬廷鸞 撰

題跋

跋黃君觀物外篇詳說

何啻千年與萬年歲寒松桂獨依然若無揚子天人學  
安有莊生內外篇蓋先生所自賦者若此張子堅所授  
謂非先生遺書不可也余嘗讀蜀儒觀物張公所為衍  
義九卷今又得鄉之隱君子黃君詳說而讀之張公書

既經淳熙聖人天語訪問已悉上送官矣黃君精思妙契藏之名山意者猶待萬世而一遇也先儒謂聖人作易為義為數知義不知數雖善無所統余於數學蒙蒙然如坐雲霧無以甚辨二家之書所以為行為詳也獨於黃君書有感焉朱文公謂康節之學稍近莊老今嘗疑其書時有取於老莊之遺今君於此書扶道貶異雖先生所援引不敢苟徇焉嚴哉文公又謂康節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余又疑其書未嘗及此書謂九十之說

其實特在乎歷紀州井無以他說攙入亂其正意深哉  
嘗鼎一臠所見如此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余老矣計吾  
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則莫如釋而弗推雖然吾州固多  
長才秀民豈無為君沽酒奉觴親嘗粥藥於百原之上  
雲山水竹之間者君其無謂吾非黃石癡老子可以跪  
履取得而試與彼議其將有為之衍繹者

題周公謹蠟屐集後

東坡評遙集此事以為君子可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

於物今夫詩天地間一靈物也故曰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君子之於是物也寓焉而已陶淵明每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便欣然有喜臨流賦詩寓之謂耳嘔心出腑如李長吉則留之為弊也以余觀公謹非能為詩不能不為詩也悠然而長黯然而幽有圓轉流麗之新聲無慘淡經營之苦思謂之寓者非耶雖然公謹一出門則遙集紛紛矣獨無感乎感則悲悲則吟豈獨有取於蠟屐之區區乎故曰公謹非能為詩而不能不為詩

者也

題周公謹升陽集後

公謹雅思淵才舊矣然其韜暉沉馨又何至也余庚午  
辛未係官中書公謹數過余未嘗覩其詩暮年東門西  
山相望千里一日遺余古句一日又餉余行卷既又橐  
其平生五大編曰為我評之今日所覩皆琳琅珠玉前  
日所未覩者何也得非公謹是時留筆力第思齊續生  
民以大鳴國家之盛宜不浪出乎公謹上世為中興名



從臣家并陽邇京師開門而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隱則俯仰山林之下其所交皆承平諸王孫觴詠流行非絲非竹致足樂也而今也乃與文士弄筆墨於枯槎斷崖之間騷客苦吟於衰草斜陽之外樂之極者傷之尤者乎雖然詩固有正有變也觀風者不必觀之關雎麟趾觀於匪風下泉可也觀雅者不必觀之文王大明綿觀於蕩之傷旻之閔可也抑公謹為詩則又不然讀南郊慶成諸篇則懽愉之辭難工者尤工讀蓬萊懷

舊等作則窮苦之辭易好者尤好是又無論正變皆奇作也吾愛其中有句云淒涼怕問前朝事老大猶看後世書昔人有言獨吾與伯業能耳嗚呼悽矣豈易為俗人言哉

題方景雲課藁後

余與景雲同生於壬午同薦於丙午有二同之契焉由丙午至于今四十有二年矣景雲乏為人篤實其文爾雅而深純場屋之作非直靈於已其所沾溉輒復高列

薦名中間試太常不奏第余之罪也初與典舉冬烘遂  
失景雲每誦東坡與李方叔詩為之永嘆蓋其首章曰  
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生漫說古戰場  
過眼終迷日五色余固嘗以是愧景雲也其末章曰買  
羊沽酒謝玉川為我醉倒春風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  
相夫子非臞仙余又不知夫世變至此不復可以是期  
景雲也悲哉然景雲泊然不以望我暇日抄其所為文  
成一鉅編示余且曰其書數語示我子孫惟毋引李方

叔云嗚呼吾經五十八篇可命題者何限作者何限其  
在于今惟張才叔一篇可為痛哭余之罪豈惟失一景  
雲而已

題四印五章後

先人往年侍親宦遊盱江一日叔父馳書為言欲以勤  
謹和儉為保家四印先人欣然是之因為發明其義成  
五章其幼孤先人文字散落表兄李先生我之自出乃  
能收拾序藏之既而以遺編見授則五章者其首也會

某錄辟廱時先生亦薄遊輦下乃掇取手抄為此卷以歸于先生或者當世名公鉅人見而取焉賜之語以為先訓不朽則亦不肖孤之至望也

書課歷序後

右先衛公館北莊許氏時課學者之遺訓也可以課人獨不可以課其子孫乎余家九男子皆先公孫也余欲以先訓課之當自余自課始客曰汝以科舉時文適有天幸試南宮中首選入校中秘書以至承華執經露門

勸講掌內外制極朝廷文章翰墨之選遂階柄用書不  
負汝而汝負書多矣今年踰五十飾巾待終而已政使  
記三篋讀五車渠能復於書有所發明乎余曰不然杜  
祁公既致仕還家年已七十始學草書即工蘇黃門云  
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暖衣惟利欲是  
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黃  
山谷云諸兒漸長不可不加意教訓人生家計厚薄自  
係時命但不可令斷讀書種子耳然則讀書課子愈老

愈勤可也余之自課欲取六經從頭紬繹編纂一番自義疏以及諸家之說今讀易始盡六十四卦自書以往皆當次第讀之嘗取溫公通鑑張氏指掌編纂讀史討以至前朝未成書將嗣抄之讀諸家文集纂其英華為秘密藏凡經史百氏嘉言善行有會於余心者擬小東萊公讀書記為會心自覽凡諸史已點校者欲再讀凡詩章自陶杜而下以盡本朝諸名人之作皆欲細讀以助晚年吟詠倘天假之年其所讀當不止此今條其目

于此編歲計而月校之九子者人付一編長而能自讀者取其心之所好者自讀之幼而未能讀者吾授以所當讀稟於明師而讀之亦條其目于此編歲計而月校之如先公遺訓且併著所為時文之業焉既授此編之後暇日當有以語我來

跋先龍圖交游七君子帖後

某幼孤聞宗人遺老之言曰先龍圖公有七君子交游十二帖者慶歷皇祐間往來牋牘也王文恭蘇集賢三



帖當在慶厯之六七年宋景文以下當在皇祐之二三年歐陽帖在守南京時王文安帖在由給舍副樞庭時呂公帖在得請守杭時施公帖在同任東南使事時兩王蘇公叙交情歐宋諸人及時事者蓋自西師勞敝京師粟少朝廷憂之選才能明敏者大發運東南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以給汴都先公由御史裏行轉殿中執法為發運使淮浙荐飢河流堙滯卒能使上供肅給所部亦贍濟自是還臺遷雜端入諫省則日拜疏赤墀下與

權貴人為敵矣此十二帖者先公奉使立朝之本末略  
可由是推考焉李兄叔翔為馬氏甥得之外家寶如拱  
璧因誦所聞屬叔翔共守之淳祐十二年

跋家藏七君子帖

七君子帖其一為楊文公其二為文潞公其三為張文  
定公其四為歐陽公其五為東坡公其六為韓魏公其  
七未詳未有題辭則梁溪尤延之先生也尤公乾淳名  
儒其子木石先生端明公炯寶祐間提綱史事以校勘

辟余是數帖者雖紙敝墨渝不可盡讀而三百餘年典  
刑文獻在焉詩云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  
之人兮謹書以貽子孫

跋山谷書劉夢得竹枝歌後

此帖出洪文敏公家莘之文敏子也洪氏為鄱陽文章  
家與篇隱帙萃焉法書名畫特土苴耳公又賞鑒精識  
其為真蹟不疑余家舊與洪氏有連先從曾伯祖老山  
翁客三公門下每相與鑒定法書一日吾祖指言歐陽

率更九成宮碑非雍本既而真雍本吾祖以失言罰作  
絳字韻詩三百韻以為笑樂前輩風流可尚如此小姪  
端巽得此帖於洪氏端有自來以吾祖精識尚誤品題  
余老矣倘失言安能搜枯作三百韻詩小姪謹藏之

題張宣公題名帖

乾道己丑人日廣漢張敬夫定叟約其友崇安吳伯  
立湘陰孫師尹廬山雷亨仲自城東門尋梅行數里  
遇番陽鍾彥昭酒三行相與樂甚薄步至陳仲思草

堂小雨初霽煙雲澹然南枝雖未拆已覺春意滿眼  
矣外甥甘可大偕行

南軒帖

宣公乾道戊子與諸生講誦長沙之家塾明年己丑冬  
遂有嚴陵之命此其春也某嘗聞先儒之說自魏公薨  
後每出必與定叟同行觀此帖尤信吳伯立佳士也公  
嘗為賦卜鄰得佳士問學方駸駸之句陳仲思溪亭在  
湘水之濱公嘗陪張安國過之蓋深有買山卜鄰之意  
焉甘可大公甥也嘗從定叟之桂林之嚴陵公亦有迂

疎似舅之目皆帖中人物也抑又觀公人日遊城東陳  
仲思芳亭分韻得香字之句其詩曰絕憐梅事晚與客  
到林塘瓦椀村醪釀杯羹野菜香舊曾游看壁字新歲尚  
他鄉一笑俱真率悠然意未央此帖實相表裏乾淳之  
典刑遠矣僕生晚不及質之前輩姑以所聞叙其末徐  
君其為余寶之

題汪氏所藏慈湖遺墨後

嗚呼商衡漢相之事遠矣一夫餓死皆簡之罪三代之

前伊尹是心也三代之後孔明是心也而慈湖楊公之  
是心千載同符抑是心也必有所寄而後可吾鄉之前  
輩汪公某實以厚德重望為公所知以荒政托而遺以  
手書如此汪公迄能體承其語救災恤鄰境內無饑民  
至今父老談之為流涕而汪氏孫某重厚似其先人於  
慈湖大訓奉如元龜寶如拱璧一日以示余余端拜受  
讀而敬書之于時方崇尚楊學為之作閔宮建黌舍廟  
祀其像庠讀其書然而歲何必荒民何必餒亦姑致謹

於挺與政之間吾民其庶幾乎是宜表章汪氏孫所藏而尊信之雖未能志伊尹之志然而赤子不困於豺狼之吻如孔明之云足矣汪氏其寶之邂逅為從政者言焉公書在紙無以見公其顙有泚

題楊東澗帖後

余與公相從三十年深留苦語皆置之不復道矣發了翁之疏叫號莫省於微言箋元亮之詩流涕乃成於實踐悲夫玩芳病叟憶翁舊話書了汪君所藏帖後



題徐徑畎贈詩帖後

故殿講右司徐公名霖字景說衢人去城二十里所居  
名徑畎初為舉子時師事鄉先生晦靜湯公晦靜以英  
才目之為甲辰禮部進士第一人史嵩之之為相也專  
權固位植黨欺君棄賢任佞公論切齒徐公以新進士  
一日叩閤上書白發其奸海內驚嘆亡何嵩之敗明年  
乙巳朝廷更化穆陵思其忠自待次教官給札入館丙  
午在館丁未叅詳省試院余時以舉人入試所為文知

舉監試稍見推許議置前列諸公所擬殊未定徐公獨  
指余文贊其決遂叨首選待試親策亟訪謝之一見如  
平生歡居京師時時往來則為余賦碧梧精舍古句會  
京師大旱徐公以館職言事攻諫長京尹乞祠不待命  
去穆陵至以親筆命宰執諭留不就余亦成進士歸訪  
之徑畝山中復為賦後三數篇其寒夜章尾句云一飛  
一鳴動千歲青燈相語鬢成絲今已為脫簡不可讀輒  
以所記憶補之徐公材高氣勁道勝名立四方之士望

如景星鳳皇一時鉅公元夫或擬倫稍過聲聞響臻而  
余獨憂之嘗寓書舉古人所謂未俗易高險塗難盡之  
語薄奉規切焉歲壬子徐公再還朝影附滋衆遂與同  
朝諸公交關而罷流落十年壬戌之春起家守臨汀徐  
公亦且收膏反液期於用世而天不假年矣余之得其  
手筆距今三十有三年矣天荒地老紙敝墨渝叙而藏  
之示我後嗣今世豈復有斯人哉